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齊紀八年

止一

東昏侯上

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本名明賢明帝輔政後改焉明帝長子寶義有廢疾故立帝為太子

其後蕭衍蕭穎胄以荆雍起兵輔南康王寶融以攻帝廢帝為東昏侯荆雍在西謂帝以昏虐居東故云東昏侯

在位三年為王珍國等所弑改元一

己永元元年

魏元宏太和二十三年

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

太尉陳顯

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癸未魏遣前

將軍元英拒之

元英即拓跋英

乙酉魏主宏發鄴

辛卯帝祀南郊

戊戌魏主宏至洛陽過李冲冢時臥疾望之而泣見畱守官語及冲輒流涕魏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對曰聖化日新魏主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襖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魏主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耶澄與畱守官皆免冠謝甲辰魏大赦魏主之幸鄴也李彪迎拜於鄴南且謝罪魏主曰朕欲用卿思李僕射而止慰而遣之會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告太子恂被收之日有手書自理彪不以聞尙書表收彪赴洛陽魏主以爲彪必不然以牛車散載詣洛陽散載者不加繫解會赦得免魏太保齊郡靈王簡卒二月辛亥魏以咸陽王禧爲太尉魏主宏連年在外魏主自明帝建武元年南伐至是首尾四年馮后私於宦者高菩薩及魏主在縣瓠病篤后益肆意無所憚中常侍雙蒙

等爲之心腹

雙姓蒙名

彭城公主爲宋王劉昶子婦寡居后爲其母弟

北平公馮夙求婚魏主許之公主不願后強之公主密與家僮冒

雨詣懸瓠訴於魏主且具道后所爲魏主疑而秘之后聞之始懼

陰與母常氏使女巫厭禱曰帝疾若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

少主稱制者當賞報不貲魏主還洛收高菩薩雙蒙等案問具伏

魏主在含溫室夜引后入賜坐東楹去御榻二丈餘命菩薩等陳

狀旣而召彭城王勰北海王詳入坐曰昔爲汝嫂今是路人但入

勿避又曰此嫗欲手刃吾曾吾以文明太后家女不能復廢但虛

置宮中有心庶能自死

言若有人心必當自取盡也

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二

王出賜后辭訣后再拜稽首涕泣入居後宮諸嬪御奉之猶如后

禮惟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初馮熙以文明太后之兄尙恭宗女

博陵長公主熙有三女二爲皇后一爲左昭儀

二后廢后及幽由后也昭儀早卒

是馮氏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公主生二子誕脩熙爲太保誕

爲司徒修爲侍中尙書庶子聿爲黃門郎黃門侍郎崔光與聿同

直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我家何所負而君無故

詛我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

慎後歲餘而脩敗修性浮競誕屢戒之不悛乃白於太后及魏主

而杖之修由是恨誕求藥使誕左右毒之事覺魏主欲誅之誕自

引咎懇乞其生魏主亦以其父老杖修百餘黜爲平城民及誕熙

繼卒幽后尋廢聿亦擯棄馮氏遂衰 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

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

按陳顯達傳馬圈在南鄉界杜佑曰

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在今南陽郡界穰縣北杜佑曰後魏馬圈鎮漢涅陽縣地

城中食盡斃死人肉及

樹皮癸酉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

不窮追顯達又遣軍主莊巨黑進擊南鄉拔之

莊巨複姓也蕭子顯曰南鄉城順陽

黃治

魏主恣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三月

庚辰魏主發洛陽命於烈居守以右衛將軍宋弁兼祠部尚書攝

七兵事以佐之

攝七兵事者魏尚書七兵曹事也杜佑曰魏始置五兵尚書勳中兵外兵別兵都兵騎兵也晉又分

中外兵各為左右後魏遂為七兵尚書

弁精勳吏治恩遇亞於李冲癸未魏主至梁

城魏收志北荆州汝北郡有梁縣汝源縣五代志襄城郡承休縣舊曰汝源置汝北郡唐志汝州臨汝郡本襄城郡治梁縣又有

梁縣故城在西

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清河張烈固守

五代志鄧

州順陽縣舊置順陽郡唐武德六年省順陽入冠軍貞觀元年省

冠軍入新城其地在今鄧州菊潭臨澗二縣之間也杜佑曰漢順

陽故城在鄧州懷縣甲申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

西亦後漢懷縣地救之自魏主有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飯食

必先嘗而後進達首垢面衣不解帶魏主久疾多忿近侍失指動
欲誅斬總承顏伺閒多所匡救丙戌以總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
軍事總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要臣得
專心醫藥魏主曰侍疾治軍皆憑於汝若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
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復請人以違心寄乎丁酉魏主至
馬圈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水經曰均水出潁縣北山南
流過其縣之東又南當涉都
縣邑北南入於河注云卽郡國志潁陽
縣之涉都鄉均水於此入河謂之均口邀齊兵歸路陳顯達乃引
兵渡均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恐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
元嵩免胄陷陳將士隨之齊兵大敗戊戌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
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閒道自分礮山出均水口南走初顯達之
北圍馬圈游擊將軍曹景宗以奇兵二千破魏援軍四萬及克馬

園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及是景宗百計衛護顯

達父子乃得全己亥魏收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

而還左軍將軍張千戰死考異曰魏書作張千達今從齊書士卒死者三萬餘人

顯達之北伐也軍入洧均口水經注順陽縣西有石山南臨洧水洧水又南流注於河水謂之洧口詳

考經及注洧水均水實廣平馮道根沈約宋志廣平太守江左僞

一水也故謂之洧均口立治襄陽宋爲賈土以漢朝

縣按水經注朝陽在新野西白水又出其西以牛酒候軍因說顯

達曰洧均水迅急易進難退魏苦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

於鄧城陸道步進鄧縣卽漢蕭何所封之邑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江左僞立廣平郡屬廣平郡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

人也水經洧水自均口東南過鄧縣之西親黨非官之所謂發者及顯

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眾賴以全

詔以道根爲均口戍副凡邊戍有戍主戍副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御

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職皆不許更以顯達爲

江州刺史考異曰齊明帝紀永泰元年七月癸卯以顯達爲江州本傳顯達敗於馬關求降號不許乃除江州又云東晉

立顯達而不樂京師得此授甚喜按明帝末顯達方以三公將兵擊魏不容無故除江州今從本傳崔慧景亦棄順

陽走還 庚子魏主宏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後宮久

乖陰德吾死之後可賜自盡葬以后禮庶免馮門之醜又曰吾病

益惡殆必不起雖摧破顯達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惟

在於汝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受顧託况汝親賢可不勉之勰

泣曰布衣之士猶爲知己畢命况臣託靈先帝依陛下之末光乎

但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海內莫及所以敢受而不辭正

恃陛下日月之明恕臣忘退之過耳今復任以元宰總握機政震

主之聲取罪必矣昔周公大聖成王至明猶不免疑而況臣乎如此則陛下愛臣更爲未盡始終之美魏主默然久之曰詳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魏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眞耶堅吾以長兄之重未忍睽離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細辭蟬捨冕遂其冲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以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爲司空鎮南將軍王肅爲尙書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爲左僕射尙書宋弁爲吏部尙書與侍中太尉禧尙書右僕射澄等六人輔政夏四月丙午朔殂於穀塘原

年三十三

魏主生於平城之紫宮神光照於室內天地氣氤和

氣充塞體潔白有異姿襁褓岐嶷長而淵裕仁孝綽然有人君之

表及卽位友愛諸弟終始無間嘗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
孫邂逅不肖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之勿爲他人有
也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
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
雖嚴於大臣無所容貸然人有小過常多闊略嘗於食中得蟲又
左右進羹誤傷魏主手皆笑而赦之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祭五郊
謂迎氣五郊也按鄭康成說古者天子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故
日二分之祭魏則朝日以朔夕月以臘猶仍古謂之二分之祭未
嘗不身親其禮每出巡遊及用兵有司奏修道路魏主輒曰粗修
橋梁通車馬而已勿去草刻令平也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
卒無得踐傷粟稻或伐民樹以供軍用皆罰絹償之宮室非不得
已不脩衣弊浣濯而服之鞍勒用鐵木而已効多力善射能以指

彈碎羊囊骨射禽獸無不命中及年十五遂不復畋獵常謂史官
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己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
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
學不師授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老莊尤精釋義才
藻富贍好爲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
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後詔冊皆自爲者也愛奇好士情
如飢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元邁不以世
務嬰心至是而殂朝野如喪考妣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以陳
顯達去尙未遺恐其覆相掩逼乃秘不發喪徙御臥輿惟二王與
左右數人知之勰出入神色無異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日
數日至宛城夜進臥輿於郡聽事得加棺斂

魏書禮志外轅飾如
乾象輦丹漆駕馬六

還載臥與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太子密以凶

問告留守于烈烈處分行留舉止無變太子至魯陽魯陽縣漢晉屬南陽郡

太和十一年置魯陽鎮十八年改為荊州二十二年罷州置魯陽郡唐汝州魯山縣本魯陽縣也遇梓宮乃發喪

丁巳卽位帝諱恪孝文皇帝第二子也大赦彭城王勰跪授遺敕數紙東宮官

屬多疑勰有異志密防之而勰推誠盡禮卒無間隙咸陽王禧至

魯陽留城外以察其變久之乃入謂勰曰汝此行不惟勤勞亦實

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字

彥和蛇螫虎噬握之騎之罕有能免於螫噬者故以爲喻禧曰汝恨吾後至耳勰等以天行遺

詔賜馮后死北海王詳使長秋卿白整入授后藥后走呼不可飲

曰官豈有此是諸王輩殺我耳整執持彊之乃飲藥而卒考異曰元嵩傳

曰將遣使者賜馮后死而難其人願任城王澄曰任城不負我尚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尚也乃引高平侯樹入內親詔遣之高祖紀

日詔司徒總徵太子與喪會魯陽踐祚後傳梓宮至魯陽乃
行遣詔賜后死安有高祖遣嵩之事又魏傳高祖崩總過秘喪事
遣張猛徵世宗亦無喪至洛城南咸陽王禧等知后審死相視曰
高祖詔徵太子事設無遺詔我兄弟亦當決策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
我輩也諡曰幽后 五月癸亥加撫軍大將軍始安王遙光開府
儀同三司 丙申魏葬孝文帝於長陵廟號高祖魏主愷欲以彭
城王勰爲相總屢陳遺旨請遂素懷魏主對之悲慟總懇請不已
乃以勰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等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魏猶固辭魏主不許乃之官 魏任城王
澄以王肅驕旅位加己上意頗不平曾齊人降者嚴叔懋告肅謀
逃還江南澄輒禁止肅表稱謀叛案驗無實咸陽王禧等奏澄擅
禁宰輔免官還第尋出爲雍州刺史 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

氏爲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增脩舊家號終甯陵追賜后父颺爵勃

海公諡曰敬以其嫡孫猛襲爵封后兄肇爲平原公肇弟顯爲澄

城公

澄城漢馮翊之徵縣左傳之北徵也魏眞君七年置澄城郡

三人同日受封魏主遷素未

識諸舅將拜爵始賜衣幘引見皆惶懼失措數日之間富貴赫弈

爲高肇以擅權致禍張本

秋七月辛未淮水變赤如血 丙戌地震自此至

來歲晝夜不止屋宇多壞 丁亥都下大水死者甚眾 八月戊

申魏用高祖遺詔三夫人以下皆遣還家 帝自在東宮不好學

惟嬉戲無度性重澀少言及卽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

左右御刀應敕等

御刀提御刀在左右者應敕在左右祇應敕命者

是時揚州刺史始安

王遙光尙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

尉劉隗更直內省分日帖敕

內省在禁中以別華林省及下省帖敕者於敕後聯紙書行所謂畫敕也

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錄事參軍張宏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左傳

晉士為日無義蒙其况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

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懼世患當更與益州關之耳衍兄懿時為益州刺史

史乃密與宏策脩武備它人皆不得與謀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

材竹沈之檀溪水經注檀溪水出襄陽縣西柳子山下溪去積茅城里餘北流注於河即劉備棄的盧墮處也

如岡阜大有日岡大陵曰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東平呂僧珍覺其意亦私

具槽數百張先是僧珍為羽林監羽林監漢官監羽林兵徐孝嗣欲引置其

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

行鄧州事衍使宏策說懿曰晉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

外寇三作今六貴比肩人自盡故爭權睚眦理自厲滅主上自東

宮素無令譽嫌近左右慄慄忍虐安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言必不月

陳思王傳 卷之六 元元年

付朝政以聽於六貴但據虛位有可無否惟主作諸而已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爲趙

王倫形迹已見

趙王倫事見八十四卷晉惠帝永寧元年

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寔人

上天信無此理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竇鼻江祐無斷劉
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身計及今猜
防未至當悉召諸弟以時集聚恐異時防疑拔足無路矣郢州控
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虎視其閒以觀天下世治
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策也若不早圖
後悔無及懿聞之色變宏策又自說懿曰齊德告微四海方亂蒼
生之命會應有主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爲百姓
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爲豎子所欺取笑身
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驃騎外兵參軍

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愔至襄陽 初高宗雖顧命羣公而多寄
腹心在江祐兄弟二江更直殿內動止關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
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祐執制堅確帝深忿之時會稽茹法
珍吳興梅蟲兒等爲帝所委任祐又裁折之法珍等每爲之切齒
徐孝嗣聞之謂祐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盡相乖反祐曰但以見
付必無所愛旣而帝失德寢影祐遂議廢帝立江夏王寶元謀之
於劉暄暄嘗爲寶元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元欲觀之
暄曰馬何用觀妃索煮朮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煮鵝不煩復此寶
元恚曰舅殊無渭陽情 詩渭陽序曰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
公適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
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
如母存焉劉暄明帝劉皇后之弟故寶元呼之爲舅今按詩小序
渭陽之事乃甥用皆於舅後世率以舅 暄由是忌寶元不同祐議
不能用情於甥者爲無渭陽情誤矣

更欲立建安王寶寅祜密謀於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欲自
取以微旨動祜祜弟祀亦以少主難保勸祜立遙光祜意回惑以
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爲領軍將軍謂祜曰明帝立已非
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爲此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還宅
行喪祜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負荷豈可復行
廢立始安年長入黨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
遙光又遣所親丹陽丞南陽劉渢渢音馮又音凡密致意於朓欲引以爲
黨朓不答頃之遙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卽以祜謀告太子右
衛率左興盛興盛不敢發朓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而則劉渢
劉晏居卿今地補註晏時爲遙光城局參軍但以卿爲反覆人耳暄聞言陽作
驚狀卽馳告遙光及祜遙光欲出朓爲東陽郡朓居常輕祜祜於

是固請除之遙光乃收朏付廷尉與孝嗣祐暄等連名啓朏扇動

內外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閒謗親賢輕議朝宰朏遂死獄中朏文

章清麗尤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及下獄謂門

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沒臨誅歎曰天道其不

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此告王敬則反見永泰元年

暄既洩謝

朏之言而殺之已又思遙光若立己失元舅之尊又不可同祐議

故祐遲疑久不決遙光聞之大怒遣左右黃曇慶刺暄於青溪橋

曇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祐謀帝命收祐兄弟時祀

直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

靜以鎮之俄有詔召祐入見停中書省初袁文曠以斬王敬則功

當封祐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祐

取謂殺之也

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

能奪我封不并弟祀皆死劉暄聞祜等死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時遙光既與江祜等有謀乃使其弟荊州刺史遙欣引兵自江陵急下刻期將發而遙欣病卒故其謀少緩及江祜被誅帝召遙光入殿告以祜罪遙光懼還省

省謂中書省也遙光時爲中書令

卽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入

臺先是遙光弟豫州刺史遙昌卒其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

停東府前清荊州眾力送者甚盛

前清秦淮諸也東府前臨秦淮

遂密謀據東府

以舉事時帝既誅二江慮遙光不自安欲遷爲司徒使選第召入

諭旨遙光恐見殺乙卯晡時收集荆豫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召

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

尙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而至蕭坦之宅在東

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踰牆走向臺道逢遊邏主顏

端

遊邏主將兵在臺城外巡邏者也

執之坦之謂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於宅

奔走欲還臺耳君何見錄端不答而守防逾嚴坦之日身是大臣
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爲得罪朝廷若不信可步往東府參視亦
不答端往小街詢問知實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
日乞垂將接坦之曰向語君何所道豈容相欺端乃以馬與坦之
相隨入臺遙光又掩取尙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爲都督
會文季已入臺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輦焚燒城門曰
公但乘輦隨後反掌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
聽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可翼臺中自有
變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亂衆情惶惑向曉有詔召徐孝嗣

孝嗣入人心乃安左衛將軍沈約聞變馳入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曰臺中方擾攘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何以自明乃朱衣而入丙辰詔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蕭坦之帥臺軍出討時孝嗣前帝終亂天常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要文季以門應遙光四五目之文季輒亂以他辭孝嗣乃止蕭坦之屯湘宮寺左興盛屯東籬門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眾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府遙光遣坦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桑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不從戊午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詣臺自歸眾情大沮暢衍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也已未坦歷生從南門出戰因乘稍降曹虎虎命斬之

考異曰歷生出戰爲曹虎所禽謂虎曰卿以主上爲聖明梅茹爲賢相我當死且我今死卿明日亦死遂殺之

按歷生若見獲遙光不遙光大怒於牀上自縊踊使殺歷生子其
當殺其子今從齊書

晚孫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帟
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閣皆重關左右並踰屋散出臺軍主劉
國寶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滅燭扶匍牀下軍人排閣入於閣中
牽出斬之臺軍入城焚燒室屋且盡劉渢走還家爲人所殺渢爲
人有至性母早亡繼母路氏不以爲子使奴婢捶撻之無期度
渢每值母忌日輒悲啼不食渢爲婢輩所苦路氏生子濂憐渢愛
之不忍捨恆在牀帳側輒被屢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渢晝夜
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濂
有識事渢過於同產事無大小必諮兄而後行及是遙光敗渢歸
靜坐園舍濂爲度支郎亦奔歸家遇渢遂不復可去渢曰吾爲人

作吏自不避死汝可去無相守同盡謙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間苟

免今既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屑聞而歎曰

兄死君難弟殺兄禍美哉時荊州將潘紹聞遙光作亂謀欲以江

陵應之西中郎司馬夏侯詳

時南康王寶融以西中郎將鎮江陵以夏侯詳為司馬

呼紹議

事因斬之州府以安

州府西中郎府也

己巳以徐孝嗣為司空加沈文

季鎮軍將軍侍中僕射如故蕭坦之為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將

軍如故劉暄為領軍將軍曹虎為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皆賞平始

安之功也帝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叫

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羣臣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闌

遣出臺問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以裹魚肉還家

竝是五省黃案

魏晉以來有六曹尚書江左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各為一省謂之尚書五省尚書用

黃札故致極也通帝常習騎致適歡娛也顧謂左右曰江祐常禁吾乘馬

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祐親戚誰對曰江祥弟獨祥免死配東治今在治帝誅

死配東治帝於馬上作敕賜祥死魏南徐州刺史沈陵來降陵

文季之族子也沈文秀為宋守東陽明帝泰始五年沒於魏文秀文季羣從也陵之入魏當在是時時魏徐

州刺史京兆王愉年少府事皆決於長史盧淵淵知陵將叛敕諸

城潛為之備屢以聞於魏朝魏朝不聽陵遂殺將佐帥宿豫之眾

來奔濱淮諸戍以有備得全陵在邊歷年陰結邊州豪傑陵既叛

郡縣多捕送陵黨淵皆撫而赦之惟歸罪於陵眾心乃安閏月

丙子立江陵公寶覽為始安王奉靖王後遙光既誅靖王無後故也始安貞王道生長子

鳳卒於宋世明帝建武元年贈始安靖王遙光靖王子也齊南徐州以沈陵為北徐州刺史治京口北

徐州來降因其位任改曰北徐江祐等既敗帝左右捉刀應敕

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很而專變倖畏而憎之遙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

延明主帥蓋延明殺主帥也

并其子秘書郎賞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太守

沈約

志晉安帝分廣陵立海陵郡今泰州卽其地

未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

它無它言無它變猶今人言無事也

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

帝仍遣收之檢其家至貧惟有寶錢帖數百還以啟帝原其死繫

尙方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閤新

蔡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

信邪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

荒客自蠻中晚及化外來者

節吝嗇罷雍州有錢五十萬它物稱是帝疑虎舊將且利其財遂

殺之坦之噴虎所新除官皆未及拜而死初高宗殂以隆昌事戒

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

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 九月丁未以豫州刺史裴叔

業爲南兗州刺史征虜長史張冲爲豫州刺史 壬戌以頻誅大

臣大赦 丙戌魏主恪謁長陵欲引白衣左右吳人茹皓同車雖引

在左右未命以官故曰白衣左右 皓齋衣將登給事黃門侍郎元匡進諫魏主推

之使下皓失色而退匡新成之子也 益州刺史劉季連聞帝失

德遂自竊恣用刑嚴酷蜀人怨之是月遣兵襲中水不克沈約宋書資江

爲中水涪江爲內水今謂之中江在資州資陽縣西資州漢犍爲郡之資中縣地 於是蜀人趙續伯等皆

起兵作亂季連不能制 枝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

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中郎將許準爲孝嗣陳說事機勸行

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之理須帝出遊閉城門召百

官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西豐忠顯侯

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

十爲員外僕射

文季雖爲僕射而不預事故昭略謂之員外僕射

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

季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

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

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曰

使作破面鬼孝嗣容色不異謂昭略曰始安事起吾欲以門應之

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昭略卽引藥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孝嗣謂

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答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

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第恐霍子孟見明府問以今日之

事明府將何辭以對邪孝嗣不能答亦自引藥孝嗣素善飲飲藥

酒至斗餘乃卒於時凡被殺者皆取其蟬冕剝其衣服眾情素敬
孝嗣得無所侵孝嗣子演尙武康公主況尙山陰公主皆坐誅昭
略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手悲泣
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曆滅何
以生爲絕吭而死文季以寬雅正直見知宋明帝宴會朝臣以南
臺御史賀咸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被驅下殿爲晉平
王休祐長史休祐被殺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省臺展哀至是
遇害朝野冤之孝嗣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及長賞託清勝器量宏
雅不以權勢自居無不歎其道韻但廢立之際不能用樂豫沈昇
之之言君子少之昭略性狂僞不事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
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

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至是兄弟叔姪一門遇難爲世所痛悼 初太尉陳顯達自以高武將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道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嘗侍宴酒酣啓高宗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惟欠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高宗不許及王敬則反時顯達將兵拒魏始安王遙光疑之啓高宗欲追軍還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卽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嘗有疾不令治旣而自愈意甚不悅聞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舉兵於尋陽令長史庾宏遠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爲主

帝弟寶寅

封建安王時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鄧州治夏口乙丑以護軍將

爲鄧州刺史在尋陽西軍崔慧景爲平南將軍督眾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

李叔獻帥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

十二月癸未以前輔國將軍楊集始爲秦州刺史乙酉日中有

三黑子陳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采石山在今太平州富

采石建康震恐甲申軍於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屯

火於岸側潛軍夜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石頭城西

有橫壠謂之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顯達執馬稍

從步兵數百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人稍折

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走至西州後爲枋村騎官趙潭注翹刺顯

達墜馬斬之諸子皆伏誅長史庾宏遠炳之子也斬於朱雀航

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

賊乃是義兵爲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

炭宏遠子子曜抱父乞代命并殺之帝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

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惟置空宅尉司擊鼓

賜固

晉初洛陽置六部尉江左建康亦置六部尉

鼓聲所聞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

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

驅從萬春門由東宮以東至於郊外數十百里皆空家盡室常以

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

驚啼號塞路處處禁斷不知所過左右因之入富家取物無不蕩

盡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母寄產或輿病棄尸不得殯

葬巷陌懸幔爲高部置仗人防守謂之屏除亦謂之長圍嘗至沈

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剖腹視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有沙
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閒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帝有矜力率弓至
三斛五斗又好擔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於茵上擔之折齒不倦

自制擔幢校具

校具猶言器械也

伎衣飾以金玉侍衛滿側逞諸變態曾

無愧色學乘馬於東治營兵俞冀韻靈韻爲作木馬人在其中行
動進退隨意所適其後遂爲善騎常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

稍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阬穿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

器酌水飲之

蠡蠡也今謂之馬杓爾雅翼曰蠡古字通於蠡

復

上馬馳去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爲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

或於市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
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略不暇息每還宮常至三更百姓然後

得反禁斷又不卽通處處屯咽或泥塗灌注或冰凍嚴結狼狽顛連不可聞見 王肅爲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九品每品各有正從二品歷隋唐至今猶然侍中郭祚兼吏部尙書祚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是歲魏州鎮十八水民飢分遣使者開倉賑恤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齊紀九年止一

東昏侯下

元永元二年魏元恪景明元年

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元會帝食後

方出朝賀裁竟即還殿西序寢孔安國曰東西廂謂之序自巳至申百僚陪位

皆僵仆飢甚比起就會怒遽而罷乙巳魏大赦改元景明豫

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心不自安登壽陽城北望肥水謂

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能辦之及除南兗州意不樂內徙會陳

顯達反叔業遣司馬遼東李元諒將兵救建康實持兩端顯達敗而還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亦遣使參察建康消息眾論益疑之叔業兄子植颺粲皆爲直閣在殿中懼棄母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襲宜早爲計徐世擲等以叔業在邊急則引魏自助力未能制白帝遣叔業宗人中書舍人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業猶憂畏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戮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於事不足計慮回惑自無所成惟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

自壽陽南至歷陽出橫江

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

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密可復得邪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沈疑未決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爲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真度勸其早降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薄矣數遣密信往來相應和建康人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及兄女壻杜陵韋伯昕奉表降魏丁未魏遣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帥步騎十萬赴之以叔業爲使持節都督豫雍等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公庚午下詔討叔業二月丙戌以衛尉蕭懿爲豫州刺史戊戌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領揚州刺史鎮壽陽

壽陽東漢以來爲揚州治所宋始爲豫州治所今復其舊

魏人遣大將軍李醜楊大

眼將二千騎入壽陽又遣奚康生將羽林一千騎赴之大眼難當

之孫也

楊難當王也宋元嘉中據仇池

魏兵未渡淮己亥裴叔業病卒僚佐多

欲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定前建安戌主安定席法友

等以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推裴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敎命

處分皆出於植奚康生至植乃開門納魏兵城庫管籥悉付康生

康生集城內耆舊宣詔撫養之魏以植爲兗州刺史李元護爲齊

州刺史席法友爲豫州刺史軍主京兆王世弼爲南徐州刺史

巴西民雍道晞聚眾萬餘逼郡城

巴西郡治閬中縣今之閬州卽其地也

巴西太守

魯休烈嬰城自守三月劉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帥眾五千救

之與郡兵合擊道晞斬之奉伯欲進討郡東餘賊涪令李膺止之

曰卒情將驕乘勝履險非完策也不如少緩更思後計奉伯不從

悉眾入山大敗而還 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

帝辟除出琅邪城送之

琅邪太守本治江乘蒲州上之金城永明中徙治白下

帝戎服坐樓

上召慧景單騎進園內

園內即辟除長闕之內也

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

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豫州刺史蕭懿將步軍三萬屯小岷交

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懿遣裨將胡松李居士帥眾萬餘屯死虎

杜佑通典曰死虎地名在壽州壽縣東四十餘里以此證之足知宋明帝泰始三年劉劭破劉順於宛唐宛唐即死虎字之誤也

驃騎司馬陳伯之將水軍沂淮而上以逼壽陽軍於硤石壽陽士

民多謀應齊者魏奚康生防禦內外閉城一月援軍乃至丙申彭

城王總王肅擊松伯之等大破之進攻合肥生擒叔獻統軍宇文

福言於魏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義陽可圖不得則

壽陽難保魏然之使福攻建安建安戍主胡景略而縛出降己

亥魏皇弟洸卒 崔慧景之發建康也其子覺爲直閣將軍密與

之約約爲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

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

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眾皆響應於是還

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崔恭祖爲慧開門納之帝聞變

壬子假右衛將軍左興盛節都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

廣陵二日卽收眾濟江初南徐兖二州刺史江夏王寶立娶徐孝

嗣女爲妃孝嗣誅詔令離昏寶立恨望慧景遣使奉寶立爲主寶

立斬其使因發將吏守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寶立

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立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

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澄分部軍眾寶立乘

八掛輿掛舉也八掛輿蓋八人舉之手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臺

卽今之平肩輿輿不帷不蓋

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問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爲數城以拒之寶元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成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因合戰崔覺崔恭祖將前鋒皆荒飡善戰又輕行不襲食以數舫緣江載酒食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眾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嚴實甲數萬瑩誕之從會孫也

王瑩見龍信於司馬元顯及宋武帝慧景至查礪竹塘人萬副兒

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虎來投慧景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惟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

築道陂陲以上蔣山若龍尾之垂地因曰龍尾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

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城中即湖頭所築壘中也

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帥臺內三萬人拒慧

景於北離門考異曰紀云王瑩屯北離門傳云左興盛今從傳興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

入樂游苑樂游苑在武昌湖南崔恭祖帥輕騎十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宮

門皆閉慧景引眾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

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清荻舫中淮清秦淮清也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

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為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

內隨方應拒眾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為吳王宣德太后文惠

太子妃王氏也慧林之立尊為皇太后海陵之廢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稱宣德皇太后陳顯達之反也帝

復召諸王入宮巴陵王昭胄懲承泰之難與弟永新侯昭穎詐為

沙門逃於江西江西橫江以西之地宋白曰永新縣本漢廬陵縣地吳寶鼎中立永新縣屬安成郡昭胄子

良之子也及慧景舉兵昭胃兄弟出赴之慧景意更向昭胃猶豫
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崔覺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
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
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顧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時
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岷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帥
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採石濟江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
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慧景以城
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從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
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精手軍中事藝高強者南岸秦淮南岸也懿軍昧旦進戰數
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開
崔精以斷懿兵阻秦淮水爲固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其夜

平心静气

與慧景驍將劉鑑運詣城降眾心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

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中出盡殺數百

人斃軍渡北岸慧景餘眾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

道稍散單騎至蠡浦爲漁人所斬

考異曰齊本紀四月丁未以張
仲爲南兗州刺史崔慧景於廣

陵起兵襲京師王子左興盛督眾軍竇玄以京口納慧景乙卯王
瑩屯北離門王戌慧景至瑩等敗甲子慧景入京師蕭懿入援癸

西慧景棄眾走死慧景傳四月至廣陵回軍十二月攻陷竹里接長歷是歲三月辛丑朔四月庚午朔丁未三月七日壬子十二日

乙卯十五日壬戌二十二日甲子二十四日四月皆無也蓋四月當作三月至癸酉乃四月四日耳南史云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

聞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江劉徐沈君之所見今擁強

常不自安聞言響應于時廬陵王長史蕭領司馬崔恭祖守廣陵

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密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慧景俄繼至。

遂據其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山寶玄本謂大軍併來及見人少極失所望拒擊走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

同及至蒜山欲斬覺以軍降京口事既不果而止覺等軍器精嚴

柳澄沈伏等謂寶立曰崔護軍威名既重乃誠可說既已討爾忍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眾眾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竝千艫燭爲烽火舉以應慧景景停二日便率大軍一時俱濟趣京口寶立仍以覺爲前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爲眾軍節度又云時柳澄別推寶立崔恭祖爲寶立利與不復承奉慧景慧景嫌之巴陵王昭胄先逃人聞出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此諍願泄澄恭祖始貳於慧景又云慧景軍馬至鱗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爲慧景門人時爲鱗浦戍斬慧景送都按恭祖始若閉城拒慧景慧景襲得其城而據之翌月更授以兵柄又慧景若不立寶立柳澄豈能別推又榮之既云漁人又云爲戍自相違錯今竝以頭內鱗監擔送建康鱗魚今江淮間湖蕩河港皆有之從齊書以頭內鱗監擔送建康春二月時入取食之其味甘美至三月後人不甚食謂之楊花鱗鱗監所以盛鱗者恭祖繫尙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爲道人

捕獲伏誅寶立初至建康軍於東城士民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立及慧景人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尙爾豈可復罪餘人寶立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褰之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

晉志曰鼓按周禮以鼗鼓鼓軍事角說者曰蚩尤氏帥魍魎與黃帝戰於涿鹿黃帝乃始吹角爲龍

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遣人謂寶元曰汝近圍我而士卒思歸於是減爲中鳥尤更悲矣遣人謂寶元曰汝近圍我亦如此耳初慧景欲交處士何點點不顧及聞建康遁召點點往赴其軍終日談義不及軍事慧景敗帝欲殺點點蕭暢謂姑法珍曰點若不誘賊其講未易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帝乃止蕭懿既去小峴王肅亦還洛陽荒人往來者妄云肅復謀歸國五月乙巳詔以肅爲都督豫徐司三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西豐公己酉江夏王寶元伏誅王子大赦六月丙子魏彭城王勰進位大司馬領司徒王肅加開府儀同三司天陽蠻田育邱等二萬八千戶附於魏魏置四郡十八縣乙丑敕建康南徐兗二州先是崔慧景既平詔赦其黨而嬖倖用事不依詔誓無罪而家富者皆誣爲賊黨殺而籍其貲寶附賊而貧者皆不問或謂中書舍人

王暄之云敕書無信人情大惡

惡如字

暄之曰正當復有敕耳由是

再赦既而嬖倖誅縱亦如初是時帝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
十人直閣驍騎將軍徐世擲素爲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
及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
在世擲世擲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
無要人但阿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
彌遣禁兵殺之世擲拒戰而死自是法珍蟲兒用事竝爲外監口
稱詔敕王暄之專掌文翰與相舛齒帝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
茹法珍爲阿丈梅蟲兒僉靈韻爲阿兄帝與法珍等共詣寶慶家
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田宅貲財
莫不啓乞

啓上而多所求乞

一家被陷禍及親鄰又慮後患盡殺其男口

帝數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

號爲佞子

佞狂也

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嘏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

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慄

息焉

吐谷渾王伏連籌事魏盡禮而居其國置百官皆如天子

之制稱制於其鄰國魏主裕遣使責而宥之 冠軍將軍驃騎司

馬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援軍未至汝陰太守

傅永將郡兵三千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

此汝水入淮之口也水經汝水東至汝陰

原鹿縣入於淮

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

趣淮下船卽渡適上南岸齊兵亦至會夜永潛入城勰喜甚曰吾

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復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兵入城永

曰永之此來欲以卻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

之意遂軍於城外秋八月乙酉總部分將士與永并勢擊伯之於

肥口

水經淮水東過壽春縣北肥水自黎漿北過壽春城東又北流而入於淮謂之肥口時陳伯之蓋軍於肥口以逼壽陽也

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脫身遁還淮南遂入於魏魏遣

鎮南將軍元英將兵救淮南未至伯之已敗魏主召總還洛陽總

累表辭大司馬領司徒乞還中山

中山定州也去年魏命總刺定州今年春赴壽陽故乞還本任

魏主不許以元英行揚州事尋以王肅爲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

刺史持節代之肅出頓洛陽東亭朝貴畢集詔令諸王送別侍中

楊播同往餞席酒酣之後廣陽王嘉北海王祥與播議論競理播

不爲之屈詳乃顧謂播從子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

君也昱前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污則從其污伯父剛則不

吐柔亦不苟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昱椿

之子也 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市里遊走未還宮內人不得出

外人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其後出游火又燒璽儀曜靈等

十餘殿及柏寢北至華林西至秘閣三宇餘閒習盡時嬖倖之徒

皆號爲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柏梁旣災建章是營

後漢張衡作東京西京賦柏梁災營建章事見二十一卷漢武帝太初元年 帝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

殿以辟香塗壁

舊狀如小廩其牆有香華陰山之多有之陸佃曰商洛山中多麝所遺糞常執一處雖遠逐食必還

走其地不敢遺迹他所慮爲人所獲人反以是從迹其所在必掩

羣而取之麝絕愛其香每爲人所迫逐勢且急即自投高巖舉爪

剔出其香就繫且死 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

述副稱也不能稱其欲述之有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

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使以金折錢輸官猶不能足

乃令富室買金不問多少限以賤價又不還值於是鑿金爲蓮華

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又訂出雉頭鵝鵠白

鷩鷩訂平議也齊梁之時謂賦民爲訂蓋取平議而賦之之義雉

鷩鷩頭上毛細而紅鮮似錦首冠據其以爲黃鵠鷩鷩翎毛也白

鷩鷩頭上有毛絨絨然此即縷也爾雅釋鳥曰鷩鷩水鳥毛白而

也頭縷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履雖名之曰白鷩

鷩縷陸機曰鷩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絨絨然與鷩毛異百品

千條無復窮已嬖倖小人因緣爲姦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

爲人輸準取見直不爲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更科斂如此相仍

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軍主吳子陽等出三關侵魏九

月與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戰於長風城左傳定公四年蔡侯與吳子唐侯伐楚還塞大

隧直轅冥阮所謂大隧卽黃觀關直轅冥阮乃武陽平靖二關也

黃觀今名九里關在義陽郡南百里武陽在今大寨嶺郡東南九

十里平靖今名行者坡郡南七十五里業太和十七年田益宗降

魏十九年置東豫州於新息廣陵城以益宗爲刺史長風城在陰

山關南陰山關在弋陽縣界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

立十八縣長風其一也焉西陽郡九域志舒州懷甯縣有長風嶺

齊紀九

懷甯漢院縣地晉安帝立晉熙郡仍立懷甯縣爲郡治所蓋以懷甯蠻左名縣也

子陽等敗還

考異曰此一事齊書

紀傳皆無之魏帝紀九月乙丑東豫州刺史田益宗破寶卷將吳子陽鄧元起於長風梁書鄧元起傳蠻帥田孔明附於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帥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皆散走仍成三關二書勝敗不同如此今從魏紀

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誅賊之後則

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尙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爲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苦勸之懿竝不從崔慧景死懿爲尙書令有弟九人敷衍暢融宏偉秀懽恢懿以元勳居朝右暢爲衛尉掌管箚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王暄之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

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
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尙書令邪懿弟姪咸爲之備冬十月己
卯帝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懿弟姪
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惟融捕得誅之 丁亥魏以彭城王
勰爲司徒錄尙書事勰固辭不免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
其事幹幹用也謂臨事有幹用也故委以權任雖有遺詔復爲魏主恪所留勰
每乖情願常懷然歎思爲人美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記曰周折旋曲行也出入言笑觀者忘疲敦尙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

輟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
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 十一月己亥魏東荊州制史桓暉入寇

拔下筆成下筆成在河北直隸陽東北歸之者二千餘戶暉誕之子也宋明帝素豫元

年桓誕 初帝疑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榮陽鄭植弟紹叔

為衍甯蠻長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為名往刺衍紹叔知之密以白

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可取良會

也賓主大笑又令植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植退謂紹叔

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若取雍州紹

叔請以此眾一戰送植於南峴南峴蓋即馬鞍山道相持慟哭而別及懿死

衍聞之夜召張宏策呂僧珍別駕柳慶遠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

議長史王茂與衍素不睦諸腹心竝勒除之而茂少有驍名衍惜

其用令紹叔往候之告以欲起義茂因擲枕起即褰裙隨紹叔入

見衍大喜下牀迎因結兄弟披推腹心茂天生之子王天生見一百三十四卷

宋順帝昇明元年慶遠元景之弟子也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晉主暴虐惡

踰於紂當與鄭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眾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
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草皆立辦諸將爭櫓呂
儵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爲荆
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
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胄兵使裴襄陽衍知其謀
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州謂荊州官屬府謂西中郎府官屬聲云山陽
西上并襲荆雍勸同義舉衍因謂諸將佐曰荊州素畏襄陽人襄陽人皆習兵
故荊州人畏之加以唇亡齒寒甯不聞同邪我合荆雍之兵鼓行
而東雖韓白復生不能爲建康計況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我能
使山陽至荆便卽授首諸君試觀之穎胄得書疑未能決山陽至
巴陵晉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屬長沙郡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分立巴陵郡時屬鄧州今岳州卽其地衍復令天

虎齋書與穎胄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天虎既行衍謂張宏策曰

用兵之道攻心爲上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

今段乘驛云今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書中不言事但

來一段事也以疑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蓋天虎之行衍亦未嘗以一語屬之行事不得相聞不

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齊據穎胄傳天虎穎胄親人故云然彼聞必謂行事

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眾口判相嫌貳判決則

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

江安晉武帝太康元年立江安縣屬南平郡水經注江安卽公安

晉平江南杜預罷華容置江安縣以吳之南郡爲南平郡治焉遲回十餘日不上自江安至江陵穎胄大懼計無所出夜呼

西中郎城局參軍安定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沈音沈

上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眾寡

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

四時通而歲歲至

極寒而終矣歲寒以喻世事終極處

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

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

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

補註重足而一蹠行不敢調步也息累而一展氣不得舒暢也皆是畏懼之貌

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

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

補註謂天子之意欲借雍州以斃雍州又欲借雍州以斃荆州耳

獨不見

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眾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

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荆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

之蕭穎達亦勸穎冑從閻文等計詰旦穎冑謂天虎曰卿與劉輔

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

東晉安元二年

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汝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卽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眾請降柳忱世隆之子也穎胄慮西中郎司馬夏侯詳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也令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甲寅穎胄遂奉南康王寶融起兵是日太白及辰星俱見西方乙卯以寶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纂集也嚴裝也纂嚴一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又教丙辰以肅衍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丁巳以肅穎胄爲都督行留諸軍事穎胄有器局既舉大事虛心委己眾情歸之以別駕南陽宗夬及同郡中兵參軍劉坦諮議參軍樂藹爲州人所推信軍府經略每事諮焉穎胄夬各獻私錢穀及

換借富貲以助軍長沙寺僧素富鑄黃金爲金龍數千兩埋土中

長沙寺在江陵宋元嘉中麻川王義慶鎮江陵起寺爲其本生父長沙王道憺資福因名長沙寺穎胄取之以資

軍費穎胄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

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

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

大事不成況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

待年月乎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月穎胄

與夏侯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數帝及梅蟲兒茹法珍罪

惡穎胄遣冠軍將軍天水楊公則向湘州使攻張寶積也西中郎參軍南

郡鄧元起向夏口使助蕭衍攻張沖也時元起爲武甯太守穎胄以書招之

晉安帝隆安五年桓元以沮漳隆鑒立武甯郡屬荊州五張沖在

郢州待元起素厚眾皆勸其還郢元起大言於眾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輔羣小用事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正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遂參西中郎中兵軍事助蕭衍攻泚軍主王法度坐不進軍免官乙亥荊州將佐復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夏侯詳之子驍騎將軍璽爲殿中主帥詳密召之璽自建康亡歸壬辰至江陵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宣纂承皇祚方俟清宮未卽大號可封十郡爲宣城王相國荊州牧加黃鉞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如故須軍次近路主者備法駕奉迎覽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茂私謂張宏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

前進爲人所使此豈他日之長計乎宏策以告衍衍曰若前塗大

事不捷故自爾艾同焚若曰克捷則威振四海豈碌碌受人處分

者邪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上庸太守杜

陵韋叔

杜陵自漢以來屬京兆晉僑立京兆太守及杜陵令寄治襄陽宋大明土斷割襄陽西界爲實土

叔曰陳

雖習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儒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

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叔帥郡兵二千

倍道赴之衍見叔甚悅撫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

事就矣華山太守藍田康絢帥郡兵三千赴衍

藍田縣漢屬弘治宋置僑縣屬華山

郡康絢傳云其先本康居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焉

晉亂遷於藍田絢祖穆帥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宋爲置華山

藍田縣於襄陽宋白曰宋大明元年立華山郡於大馬道根時居

鹿村後魏改華山郡爲空城郡唐時空城縣屬襄州母喪闋衍起兵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梁南秦二州刺史

柳惔亦起兵應衍惔忱之兄也惔音談憂也又音談安靜也帝聞劉山陽死

發詔討荆雍戊寅以冠軍長史劉繪為雍州刺史遣驍騎將軍薛

元嗣制局監暨榮伯暨音子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

張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憊劉山陽之死疑沖不敢進停夏口浦聞

西師將至乃相帥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將還建康至郢帝

敕僧寄畱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下官雖未荷朝廷深

恩賢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庶效沖深相許

諸與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僧寄守魯山水經註江

山南與沔水會山左即沔水口漢陽志大別山在沔陽縣東一名魯山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

未知所附楊公則克巴陵進軍白沙水經註白沙成在黃陵廟北黃陵廟在二妃廟也羅含湘

中記曰湘川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寶積懼請降公則入長沙撫納之是歲北

秦州刺史楊集始將馭萬餘自漢中北出規復舊地

楊集始夫國事見一百四

十一卷明帝建武四年

魏梁州刺史楊椿將步騎五千出頓下拜遣集始

開以利害集始遂復將其部曲千餘人降魏魏人遷其爵位使歸

守武興

魏御史中尉中山甄琛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

官爲之厲禁益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爲民守

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

父母而吝其醢醢富有羣生而權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隲饒河東

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蓋天子富有四海何

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尙書事魏尙書邢繼奏以爲琛之

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竊惟古之善治民者必污隆隨時

豐儉稱事役養消患備在厥中以成其性命若任其自生隨其欲

豚乃是獨狗萬物何以君爲是故聖人敘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今鹽池之禁爲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爲供太官之膳差給後宮之服玩既利不在已則彼我一如然自禁鹽以來有司多慢出納之間或不如法是使細民慙怨負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作之者有失也一旦謂之恐乖本旨一行一改法若葛洪論理要宜如舊式魏主道平從環護罷鹽池禁移置魏御史中尉一條通鑑原文誤置於一百四十六卷兼天監五年三月中時彭城王勰謝事已久故移置於此是歲魏州鎮十七大饑分遣使者開倉賑恤